

往事钩沉

## 晋阳湖“揭冰”

郝妙海

大雪节令过后,接连下了两场有模有样的雪,气温也随之急速下降。伫立在回迁楼阳台窗前望去,远处的晋阳湖,大面积的冰面在阳光下闪着白色光芒。整个公园内,人影稀疏。目睹此景,不知怎么就触动了我的记忆神经,一幅旧日与晋阳湖冰面相关的劳动场面,清晰地浮现在了眼前。当年,这项劳动,被社员们叫作“揭冰”。

我们村叫武家庄,就在晋阳湖北畔。上世纪50年代,村里办了个奶牛场。到上世纪60年代,这个奶牛场的牛已有了上百头,日产奶则有上千斤。那时,每日清晨,几十辆送奶的自行车鱼贯出村,跑义井、上西山、下晋祠,甚至跨过洋灰桥,将奶送到水西关、旱西关。当时的奶牛场,一天早、午、晚喂3次牛、挤3次奶,村里人叫“上槽”。挤下来的牛奶,先过滤并集中到一个个大肚细脖的镀锌铁皮奶桶中,然后放入蒸箱中,通过高温消毒灭菌。蒸后的牛奶到上市,需保存十几二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。天冷时还好说,天热就容易变质。那个时候,没有制冷设备,更没有冷库,牛奶的保质靠的是牛场自备冰窖里的冰。

说是冰窖,其实就是一个长宽各二十来米的大土坑。由于地下水位高,土坑只能挖一米来深。土坑的坑底和坑周围,垫着一层一尺多厚的锯末。冰垛满时,会高出地

面一米多。地面隆起的部分,同样拿厚厚的锯末覆盖起来。冰窖中的冰,就取自晋阳湖。

那时,太原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,因而湖上的冰也远比如今结得要厚。普通年份,三九天时,大都会有一尺左右厚。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,厚厚的冰层往往会爆裂出多条长达成百米至上千米的缝,或涌挤出高高的冰棱。这种爆裂若发生在夜间,突如其来如雷鸣般清脆的冰爆声,往往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。每到此时,大队的头头们就该安排揭冰了。

揭冰是个需分工并接力才能完成的群体活计。届时,村内4个生产队的劳力,由大队统一调派。一般分为4拨人。一拨负责揭冰取冰,一拨负责倒冰装车,一拨负责拉车运输,还有一拨,负责码垛入窖。揭冰者,必须是干练的青壮年。他们凿冰的专用工具叫“冰镩”。冰镩是由本村铁匠打制的,一个尖尖的长约七八寸的铁疙瘩,上面安一根三四尺长粗粗的木把。用冰镩在冰面上连续穿凿,厚厚的冰便被分离成不大不小的方形冰块。然后,用冰钩将凿开的冰捞到旁边的冰面上。这时,早就守候在一旁的第二拨人马,用冰钩将冰拖到湖坝上,再沿外侧坝坡滑溜到下面的装车处,然后装车后运走。那时运冰的工具,是清一色的小平车。拉小平车的,则几乎是清

一色的小后生和姑娘们。当时,我村的奶牛场在村西北约500米处。揭冰地点,则选在村东南也约500米处。同时,穿过村庄大约也是500米。因而,运一趟冰,来回需跑近3公里的路。天寒地冻、狂风怒吼的三九天,几十辆小平车在长长的运冰路上你追我赶,拉车的、推车的竟都是热汗淋漓。湖面上揭冰的、冰窖内码冰的,虽手脸冻得通红,头上却同样是热汗淋漓。这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一般要持续四五天,才能将五六百立方米的冰揭齐。

等到天气热起来时,冰窖便开窖了。开始时,先从冰窖一个角上将锯末撤去,冰块便露了出来。由于寒气袭人,下冰窖取冰的人要多穿件衣服,更要戴上手套。否则,取不了几块冰,手便冻麻木了。而小孩们会乘开窖之机,凑到跟前拣几块小冰吃。当年,这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呢。大块的冰取出来后,会立即被放到一个专门的小房间里围在四壁,需要储存的牛奶则被围在冰块中间。冰化完了,便再补充一些放进去。一个夏天,满窖的冰被陆续送到这个小屋子里化作水,然后重归自然。几十万斤牛奶,在这些来自晋阳湖的寒冰保护下,得以安全地进入市场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们村的奶牛场有了冷库,村里的冰窖便结束了它的使命。揭冰,便也成为一段记忆中的片断了。



斌礼图

岁月留痕

## “撞冰车”

晓阳

隆冬时节,冰雪运动红红火火。看到现在的孩子们使用的冰鞋、冰车、滑雪板时尚漂亮,不由想起我小时候玩过的“撞冰车”游戏。

冰车是小伙伴们自己动手制作的。先钉起四五十厘米见方的木板作为底座,底面钉上木衬,再用粗铁丝摆在木衬上面代替冰刀。冰车的滑动要靠“柱子”,通常是找来细钢筋棍,选适当的长度截出两段,一头磨尖,一头窝出耳形把柄,以便于靠两臂的撑动产生动力。有时钢筋不好找,小淘气们便悄悄拿了家里捅炉子的“火柱”改制而成,为此常常遭到大人的责骂。

冰车做好了,我们常在寒假或星期天来到迎泽公园。寒风凛冽,空气湿润而新鲜,冻得结结实实的迎泽湖面宽阔而光滑,我们盘着腿坐在冰车上,用力撑着柱子飞快地滑动,颇具驰骋纵横的战将风度。

大家结伴去玩撞冰车的游戏,先是手心手背分为两拨,再相隔一段距离列成阵势,呈对峙状,就像古代打仗一样,待头儿一声令下,就向对方冲击,规则是只许撞车不准用手掀对方。

现在想来这是最锻炼勇气、毅力和智慧的游戏了。没有毅力和勇气,没撞上几个回合便会体力不支败下阵来;没有智慧就选不准碰撞的角度,不会用巧劲,也会被对方撞得人仰马翻。一番拼斗之后,常常出现翻车的输家落荒而逃、赢家奋起直追的局面。

那时每次战斗都相当激烈,我们口里喘着粗气,身上流着热汗,衣服沾染了泥水,但个个都不示弱。现在的孩子玩“撞冰车”之类的游戏已不多见,更体味不到那种自由驰骋的天然野趣了。

难忘时刻

## 冰天雪地汾阳行

李栓林

那是1987年隆冬的一天,冬日之阳,放射光芒。忽而想到了在汾阳一大型国企工作的同窗好友正喜同学,思念之情油然而生。那时,交通不便,我把想去汾阳看望老同学的想法,告诉了我的妹夫。

妹夫在城北一企业做业务员,常年骑着一辆“雄狮”牌摩托车外出跑业务。我把想法一说,妹夫爽快答应与我同行。得知我们要去路途遥远的汾阳,妈妈非常担心。一再嘱咐:“路上一定要小心!”

当天午后,我们从坡子街出发,沿新建路一直向南急驶。南郊区、清徐、文水、交城……那个年月,机动车不多,加上又是寒冷的冬天,骑车人更少,一路顺畅。田野被厚厚的、洁白的雪覆盖着,冬日温暖的

阳光,给茫茫雪原镀上一层耀眼的银光。雪后的空气,带着一种清冽的香气,我贪婪地吮吸着,顿感神清气爽。只见一村又一村,如电影里的镜头,一闪而过。

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的奔波,我俩终于来到了汾阳那家著名的企业。去了正喜老同学的办公室,他看到我后既惊喜更惊讶。得知我俩是骑摩托车从太原过来时,连声用他那浓郁的临县口音说:“老同学,你们辛苦了!”坐定后,我们一面饮茶,一面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。我们深情地回忆起了大学三年的难忘经历,去襄汾学工、去祁县学农、去繁峙学军……

说话间,厂里通知老同学去大厂开会。我们只好意犹未尽、依依不舍地告辞。老同学给了我们每人一件临县的特产——用苧

麻线串起、造型各异的红枣干馍馍。随后,我同妹夫踏上了返回太原的征程。

驶出汾阳不远,夕阳的余晖渐渐变淡。暮色却像往清水中渗墨汁般越来越黑了。当驶入有着上、下两车道的交城时,仿佛潜入了漆黑无垠的墨缸。摩托车的灯光如一束强烈的光明射线,划破了乌漆墨黑的重重夜幕,摩托车的轰鸣声,在空旷寂静的原野上格外响亮。北方冬日的夜晚,本来就寒冷,长时间在外急驶,寒风如刀,迎面割来。尽管我们戴棉帽、棉手套,蹬棉鞋、穿军大衣,还是冷得浑身发抖,如筛糠一般。我双手紧紧搂住妹夫的腰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抱团取暖”。

经过近4个小时的艰难奔波,我们终于返回了太原。